

水手回家

係絲·麥克亨利 著
非得列克·恩·迈尔士

一个美国水手的故事



工人出版社

水手回了家

一个美國水手的故事

蓓絲·麥克亨利 著
菲得列克·恩·迈尔士

江 还、周 杰 譯

工 人 出 版 社

1956年·北京

Beth McHenry and Frederick N. Myers
Home Is The Sailor
(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Seama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1948

水手回了家

一个美国水手的故事

[美国] 蓓丝·麦克亨利 著
非得列克·恩·迈尔士

江还、周杰译

*

工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总布胡同3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9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88,000字 印张:10 印数:1—18,000

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10007·34

册林版本定价:(6)1.00元

獻給我們自己的和所有 別人的孩子們的美好生活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描寫美國工人運動的小說。在1929—1937年經濟危機期間，美國海員進行了尖銳的階級鬥爭，他們在鬥爭中提高了階級覺悟，加強了團結，組織了自己的工會。

小說里的主角比利·法瑞爾是一個普通的美國海員，他起先覺悟不高，不願意參加群眾鬥爭。但是，殘酷的資本主義現實和火熱的階級鬥爭逐漸地使他認識了：工人階級只有自覺地、有組織地起來反對資產階級，粉碎舊社會的枷鎖，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他參加了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英勇地參加鬥爭，終於成為工人運動的堅強戰士。

作者非得列克·恩·邁爾士和蓓絲·麥克亨利都是美國工人運動的積極參加者。邁爾士是在三十年代創建美國全國航海業工會鬥爭中的領袖之一。蓓絲·麥克亨利是美國工人日報的通訊記者。

目 錄

一、白天使	1
二、活下去的勁頭兒	17
三、船到哪兒去了	28
四、挨 餓	38
五、紅 黨	52
六、吃了一路土豆	71
七、找工作的行列	87
八、紫銅高於一切	97
九、春到南街	126
十、金 角	139
十一、將計就計	155
十二、彩 排	181
十三、值班送命	191
十四、照舊是豬食	211
十五、醞 釀	222
十六、春季罷工	243
十七、緊密組織	268
十八、結成一体	290
十九、一个工会的誕生	301

一、白 天 使

1932年10月的一天下午，小貨船“菲尔丁”号，駛進了旧金山的港口。船艙里裝的是从东部几十个貨棧运來的普通貨物——鞋、帽子和工作服、机器零件、鋼材、汽車輪胎、玻璃器皿以及適合美國生活方式的多种多样的其他物品。

“菲尔丁”号上的船員，也和它的貨物一样龐雜。有斯坎地那維亞人、夏威夷人、菲律賓人和半打左右各民族的美國人，从黑人到愛爾蘭人，什么人都有。当水手們准备把船靠攏碼頭，在甲板上忙着的时候，远远望去，就分不清他們之中誰是什么样的人。淺色的皮膚已經因風吹日晒而黝黑，工作服又都是一式的。當他們曳着、扯着繩索、帆布和船纜的时候，在船的龐大形体的襯托下，他們高大的身个兒也顯得細小了。

貨船進入港口时，比利·法瑞尔正在甲板上裝滑車，他歇了一歇，吸了口氣，注視着周圍的景色。港灣中藍森森的海水被落日余暉抹上了一層金黃色，一群群的海鷗排成隊形，翩翩掠過港內船只的甲板。

比利抬眼望着旧金山的美丽群山，回头瞟了一下他們剛剛穿过的金門海峽，留意到海灣当中閃閃發光的、寶石似

的小島，溫暖的馬林山，和在碼頭前面海洋上的滾滾迷霧。這霧起伏蕩漾，布起一片天幕。比利深深嘆了口氣。

費力克斯·安得遜是個瘦削的老水手，在他的白帽子下面，壓着露出來的幾綹頭髮。他向這年青的水手掃了一眼，呲牙笑着說：

“你這家伙還是個風景迷哩，呃？”

比利報以一笑。在風塵僕僕的臉上，他的牙齒閃爍着白光。

“我正尋思把這港口買下來，”他說。“我要拿着擴音器，坐在對面那個島子上，向開進來的輪船船長發號施令呢。”

像大多數水手一樣，法瑞爾也是一個風景鑒賞家。經過十年的航海生涯以後，25歲的法瑞爾已經遍歷了三分之二的世界。他知道，並且也能以人類對美的苦痛反應去回憶那難以置信的美麗的達達尼爾海峽，沿非洲北部海岸的景色絕妙的某些地方，和太平洋諸島的其他地方。但是，即使駛進澳大利亞的悉尼港，也比不上像駛進舊金山這樣，給比利·法瑞爾以如此愉快的強烈激動。

在他年青的一生中，法瑞爾曾經多次經過金門峽。幾年以前，甚至對於工資低微的海員說來，舊金山也是水手們真正喜愛的地方，它是一座奇妙的、好客的城市。這是座五方雜處的城市，到處都是飯鋪和好看的东西。人都挺親熱，挺和善，很像澳大利亞人；比利認為澳大利亞人是世界上最好客的人。

但是這時却一點節日的氣氛也沒有。即使在舊金山，在

1932年10月登陸也是一件苦事。比利帮忙船上准备卸货，从艙口搬走油布，打开艙盖，以便他們停靠碼頭之后，碼頭工人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可是他的思想却在盤算旧金山究竟是什么情景了。

只不过6个月前，在春天的时候，比利曾經在旧金山上过岸。他看到这“黄金的西方”的心臟，正像美國任何其他城市一样，在遭受着恐慌，憂郁而沉重。街道上麇集着失業的人群，而城市上下山谷中的财富却被投進了海灣。奧克蘭和南旧金山的工厂也都倒閉了。

成千的工人从其他行業跑到碼頭上來，他們轉到碼頭上來謀求可能找到的短活，把他們这些悲慘的人数加到已經过剩的海濱人口上去。

比起安得遜和“菲尔丁”号船員中的大多数其他老手們，比利·法瑞尔在他們这一行里还只算是个年青小伙子。但是他自己覺得已經不像个小孩子了。宇宙对于这个宾夕凡尼亞州的青年本來具有着不可抗拒的誘惑；但是十年的航海生涯却把他朝气蓬勃的青年銳气銷磨殆尽了。

有时候，比利寧願自己沒有見過这样多的世面。他認為，如果一个人能相信这些事情只不过是一个小城的特点，或者只不过是一个國家的特点，他也許还比較能够忍受困难日子的折磨。可是，当他知道所謂“經濟恐慌”是个包括千百万人在內，而且遍及全世界的东西时，他可急坏了。在比利的內心深处，并不真正相信人們有可能从这遍及全球的灾禍中恢复過來。

比利·法瑞尔較一般的25歲青年見過更多的世面。他能够一眼就辨出朝鮮人和日本人，威尔士人和愛爾蘭人。但是他却不懂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甚至連他自己(这个世界上的一分子)曾經經歷过的事，也有些糊里糊塗。他确实知道他本國的恐慌比起其他國家來还不过是小巫見大巫。在倫敦和馬賽的碼頭上，正拥挤着憔悴的成年人 and 病态的青年們，而在远东，在孟買、上海和橫濱这些地方，人們实际上是在过着牲口般的生活，在做乞丐、偷东西、爬在地上討飯吃，他們疾病纏身，萎頓至死。

当“菲尔丁”号已經完全進入港口，慢慢駛过渡口大樓北面碼頭的时候，有兩艘拖船开了過來，橫靠在大船旁边。比利站在船前头的甲板上，从許多曳繩中抓到了一根，把它系在綁繩柱上；拖船甲板上面的水手一把揪住了这根繩子的另一头。

拖船在大船旁边行駛，活像是兩個义务随从。就这样一直到它們抵达南边轉弯部分的駁岸旁的时候。然后，小船开了过去，靠近了碼頭。

比利走到水手艙前面，站在那兒，手里拿着一根曳繩。當他們靠近碼頭时，他把这根繩子拋給了站在台階那边的三个碼頭工人。他把手里拿着的曳繩的一头和另一根粗繩子結了一个扣，碼頭上的人們开始拉这根系船繩。另外兩個水手也在他左近將繩子扔出去。他們把繩子拉到蒸气起重机那边，使船緊緊靠攏駁岸。拉完系船繩以后，他們就把这些繩子拴在綁繩柱上。然后，所有的人都到船中部去，將

跳板放出。

老家伙①在駕駛台上，頂着風，尖聲喊叫着口令。和甲板上的水手站在一起的大副也在嚷嚷着，想把船長的聲音壓下去。

在嘈雜的喧叫聲里，水手長和水手們迅速地工作着，他們並不理會喊叫，把吊繩緊緊系在跳板上。

全部工作花了約莫一小時的緊張勞動。比利和別的水手都流着汗，筋疲力盡，他們倚在船欄杆旁歇一會兒，看着碼頭工人擁上跳板。

大副的聲音在空中咆哮。他吆喝着口令，命令把防鼠器擺上去，把籠罩在貨物上的網繩打開。水手們轉身又把這些活兒干完。

這條船已經平穩地系在那裡，比利望見美國事務長官走上船來，傲慢得像個英國大使似的。他就是發放工錢的人。法瑞爾歸到排在甲板上的水手行列里去，這行列一直排到船長室旁邊。

“菲爾丁”號從紐約開來，途中需要25天。要是論全部工資，比利應該得到33元左右。可是在巴拿馬城的時候，他曾經預支過一次錢，那老家伙當然已經記下來了。

比利向排頭望去，他看見船長和事務長官正在咬耳朵。這老家伙是個臭名遠揚的酒鬼，他愚蠢而野蠻，敵視一切人類，特別敵視水手。法瑞爾走過來，等着領受這老怪物給他

① 指船長。

的一份兒麻煩。

比利嚴酷地暗自思量：“就是这老狗日的求我，我也不會再跟着这个該死的锈鉄桶①出海了。”

比利走到排头以後，踏步向前，他報名：“法瑞爾”。事務長官在發薪簿上看了一眼，然後又望望船長。这老家伙端詳着法瑞爾。

“有兩天誤了值班，”他嘮叨着說。

事務長官厭惡地打量着这个年輕的水手，好像在考慮是否還要付給他任何一點工錢似的。

比利兩腿叉開站在那裡，他整個的身軀都被憤怒激動了。他望着老家伙的豬肝色的臉，上面一對混濁的眼睛和一付酒糟鼻子，他簡直想打它一巴掌。有事務長官在甲板上，这样做当然比自殺還糟。就說現在吧，已經有够多的船禁止比利上去了。就因為在這些船上，他曾說出他願意說的話，或者曾在醉鬼的鼻子上狠狠捶了一下，當他想那麼做的時候。

比利僵立在那裡，一直到事務長官遞給他19塊5角錢，同時把簿子推了過來，讓他簽字。他從來沒有耽誤過值班。從他的工資里扣了錢，是因為比利曾經說過老家伙，說他連最簡單的航海技術都不懂；是因為船長有一天夜里喝醉了酒，闖進了舵手室，幾乎把船開到岸上去，而這當兒，比利曾經忍不住罵了幾句。

① 指船。

比利接过了錢，故意从容不迫地数着它。他欠身在本子上把“威廉·法瑞尔”^①寫成了几个花体字。

船長抬头瞟了法瑞尔一眼。

他揪住自己的大鼻子，說：“我們下次航行，用不着你來了。”

本來想把老家伙罵一頓，可是他抑制住了自己的冲勁，把这叠薄薄的票子放進衣袋，走到下面去收拾行李。

比利進入水手艙的時候，他的值班伙伴彼得遜正在清理床鋪。彼得遜是一個挪威人，他過去有35年的航海經驗，滿腦子關於這行業的知識。大多數水手看書看得挺多，而彼得遜却真可以算得上是活在書堆裡面的。比利猜想，這個比他自己年長的人大概把所有關於航海的書都念光了。這老头兒渾身都顯示出他能航海。可是他不是一个美國公民，美國政府就不發給他指揮航行的証件。

除航海知識而外，這挪威人還有關於其他方面的許多知識。他平常是沉默寡言的，但是有兩次值晚班，他曾經向比利推心置腹傾吐過他的見解。比利這個青年身上有着某種東西，他對現存秩序有着不可抑制的憤慨，他有某種機智，這些就激發了彼得遜曾經有過的思想，使他泄露出仍然潛藏在心的希望。

一天晚上，在值班的時候，他打開了話匣子，傾瀉出他35年來的憤怒，咒罵着商船運輸業的悲慘狀況以及整個經

① 比利是威廉的愛稱。

济制度；这种制度把好人釘在低微的工資和水手艙的惡臭里面，而把不負責任的白癡們放在駕駛台上。

比利驚奇地傾听着这个挪威人的激情的傾訴。彼得遜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坐在那里吃上一千頓飯也不吭声，除非說上一句：“把豆子遞給我。”可是这时，他却热烈地談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热心地訴說計劃經濟会怎样影响航海業，財富的公平分配对全世界人民意味着什么。

法瑞尔从來沒有随船到过斯坎地那維亞半島的港口。可是却曾經听人家說过，在北部那几个小國，到处都秩序井然和繁荣兴旺；曾經听人說过，那兒有着兴旺的制奶業和富饒的物產。

“你自己的國家怎么样呢？”他問这挪威人。“在你們那边，不是也有某种社会主义嗎？”

彼得遜气憤地嗤了一下鼻子，抬头看了看星星，好像請它們來見証这个青年的不敬似的。

“社会主义！”他說。“你管那也叫社会主义？小伙子，那跟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所看到的該死的大英帝國主义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在我們那兒，是把它打扮起來了，看着好像还不错罢了。挪威、丹麥和瑞典的經濟都是掌握在同样的坏人手里。小孩子們跟我一样，14歲就得跑到海上去找生活，因为家里給不了他們什么。比利，那絕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那不过是魔鬼的一副假面具罢了。”

比利·法瑞尔喜欢听人們談政治。

海員們沒有選舉權，他們對於保守派政黨或是目前選舉的事兒都不大關心。他們當中有許多程度不同的激進分子。比利曾經很有兴致地，並且帶着若干譏諷的情緒聽他們講話。在航海生涯中，在東西海岸的碼頭上和船上，他遇到過世界產業工人聯盟的盟員、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員。

有許多產業工人聯盟的盟員是他所喜愛的，因為他們實話實說，充滿鬥志，但是他們却玩弄着在他認為是瘋狂的思想。他們高談把船奪過來，好像這種行動本身就是一種目的似的；他們不認為奪船簡直就是叛亂，而這是可能被利用來破壞任何水手的組織的。

比利認為，就每個個人說來，這些產業工人聯盟盟員都是些不壞的家伙，和他們談話也滿有意思。不過有些時候，他們却像是玩火的孩童。甚至於在船上，他們也從來沒有為解決問題而聯合起來進行過鬥爭，對於有組織的領導，他們只有藐視。他心裡想，如果他們真想搞點什麼，就一定得有個組織。就是任何一伙小孩子，如果想從這一條街打到下一條街，也得有個領導、有個組織呀。

兩年前，在西雅圖，比利曾經和各式各樣的激進分子混在一起過，其中有一些是共產黨員。但是他所遇到的這些共產黨員並不是水手，由於他們不懂這一行，他就不肯信任他們。他對岸上的人們是抱有敵意的，他疑心他們看不起像他這樣的人。

有些共產黨員是自由職業者：律師啦，醫生啦，社會工作者啦，以及其他等等。在比利看來，他們以過於熱心的

集中注意力去接近海員工人。他們告訴他的所有關於俄國的事情，他都拒不置信。

比利曾經和到過敖德薩以及其他黑海口岸的許多水手們談過話。他從他們那里知道，俄國也正在飢餓中。可是，當他用美國水手們提供的事實材料來向西雅圖的共產黨員們進行質問的時候，他驚奇地發現他們毫不狼狽。他們甚至於並不否認這些故事的真實性。

“在12個年頭里面，你能盼些個什麼呢，”其中有一個人就曾微笑地向他問過。“繁榮嗎？”

“當然，俄國是飢餓的，”那人跟他說。“而那里的人們當然也缺少衣服。在未來的一段長時期中將仍然會是這樣，因為俄國正在廢墟上建設工業。除非首先有了工業，否則人民什麼也得不到。你且睜開眼睛看着俄國吧！它會從飢餓和貧困的生活中找到出路的。”

不過，這短短的幾句話並沒有說服比利·法瑞爾，使他相信共產黨人是對的。他認為他們談俄國談得太多，可是對於美國卻談得不够。他也就照直說了。

“但是俄國已經有了它的社會主義革命，”一個西雅圖的共產黨員向比利解釋說。“在世界上它是唯一走到了這個地步的國家，而我們應該學習在那里發生的事情。”

“興許是這樣，”比利採取守勢回答他的話。“可是我的問題是關於這里的呀。你還是繼續說下去，告訴我在咱這國家里，咱們怎么能搞到工作和好點的工資，然後我才樂意聽你講關於俄國的啥事情哪。”

比利被他所遇到的共產黨員們的政治術語惹得非常生氣。他們滔滔不絕地向他投出了一連串難解的字眼：剩餘價值，超額利潤，各種力量間的關係，民族自決等等。他認為：為了要明白他們所說明的思想，非得吃力地踹過所有這些沉重的字眼不可。這簡直是浪費時間。

“他媽的，他們為什麼不能說得明白點呢？”他自己問自己。

可是不管怎麼說，比利·法瑞爾也的確保留了這班人灌輸給他的某些思想。在那以後的苦日子裡，這些思想不斷在他的腦子裡反覆出現。像在恐慌時期大多數的水手一樣，法瑞爾是個沒有定型意見的忿怒的激進分子。革命的想法既不使他驚駭，聽起來也不陌生。他和共產黨人一樣，知道美國已經開始了革命。

他想，也許我們真的需要另一次革命。當他環顧周圍的失業者和倒閉了的工廠的時候，簡直可以完全相信革命了。但是誰來領導呢？怎樣領導呢？

彼得遜雖然憤怒地反對資本主義制度，但是他對革命的想法，在法瑞爾聽來卻是很幼稚的。比如說，革命是怎麼發生的吧。照彼得遜說，好像是將來有一天，等所有的人們自己發現了資本主義是有害的時候，社會主義就會安然而自動降臨似的。

比利知道，社會主義者在選舉問題上是上了當了。很明顯，這挪威人也相信用投票來進行革命這種方法。其實任何一個稍有知識的青年海員，都不會不知道政黨政治的

貪污腐化和爭權奪利。

比利心里想：“不对。在这一着上，可憐的老彼得遜可錯了。”即使社会主义者能够得到多数票，共和党和民主党們也絕不会就交出政权來。难道船主会把船交出來嗎？

比利暗自說，別惹我發笑了。哼，他們寧可燒毀整个的商船隊，也不会把它交給人民的。

比利和彼得遜握手道別。年紀大些的那个摟住了法瑞尔的肩膀。

“比利，跟你搭伙可挺好，”他說。“也許我們还会在一起的。”

比利笑起來，捶了一下这老水手的肋骨。

“好吧，彼得遜，”他說。“只要你赶紧离开这个洗澡盆^①另找一条船，我就会再碰見你。可是同时，你自己还是把那个投票选举的問題搞搞清楚吧。那是騙人的鬼話。”

比利知道，彼得遜是会再跟“菲尔丁”号签合同的。他正像大多数的斯坎地那維亞人一样，在駛行于海岸之間的貨船和机帆船上保持着位置。这老头兒是狡猾的。他把自己的火气擦下去；在船上，他全然是一个唯命是听的人。他像干这一行的成百其他老手一样，閉口不言，繼續不断地航行。从理論上講，真理和正义是美丽的，可是人又不得不实际一些呀！

^① 指“菲尔丁”号。